

挖掘很深，笑有品位

——2018年暑期档电影观察

本报记者 罗 群

2018年的电影“五一”档被许多业界人士讥为“疲软”，不仅档期内影片数量不多，质量上也缺少公认精品力作。而已经渐渐走近的暑期档则一改疲态，尤其是国产影片的表现令人欣喜，《幸福马上来》《猛虫过江》《龙虾刑警》等影片相继上映，充分预热了市场；即将陆续与观众见面的《动物世界》《我不是药神》《邪不压正》等影片，更在工业化程度、挖掘现实与思考历史的深度等方面，彰显着国产电影的努力和进步。

喜剧多，但笑得不够廉价

青春片、盗墓片等类型片仿佛刮过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阵阵风，当时虽然强劲，终究一吹而过。而喜剧片则堪称国产电影市场上的常青树——始终在场，且总有亮点。

相声名家冯巩参与执导并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初夏即与观众见面。《幸福马上来》把故事背景设置在山城重庆并以当地方言演出，喜感与表现力共存。更为重要的是，主人公马尚来的行为动机与逻辑很少考虑一己私利，而是把帮助与温暖他人作为价值旨归，使得影片在搞笑中充满善意和温情。尽管《幸福马上来》在技术层面算不上高明，然而人物摒弃功利之心而传递爱与善，并感染周围的人加入传递善与爱的行列，电影在精神上的追求值得肯定，也承载着艺术家的责任感。

喜剧演员小沈阳的导演首秀《猛虫过江》主要以东北方言演出，同时搭配了不少港台演员，故事背景也从大陆东北地区转移到台湾台北。尽管这样的混搭带来口碑上的两极分化，然而东北文化在影视作品中试图突破现有表现范式的努力，仍值得注意。演员王千源、袁姗姗在《龙虾刑

警》中奉献了颠覆此前银幕形象的表演，十分亮眼。

在今年暑期档，还将有《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戏》等喜剧片上映。其中，由知名演员黄渤执导的《一出好戏》将喜剧与荒诞、暗黑风格嫁接，颇具看点。

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

优秀电影的创作、制作需要严格的工业化流程予以保障，这已是老生常谈。近年来，业界人士与观众都欣喜地看到，国产电影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成熟严谨的创作生产流程正在加速形成，这突出表现在视听特效吃重的电影以及系列电影的创作上。

记者近日观看了电影《动物世界》的点映，该片编剧、导演韩延是曾经执导《滚蛋吧！肿瘤君》的青年才俊。《动物世界》叙事完整，人物形象立体鲜明，影片中有大量特效场面，完成度很高。影片的开放式结尾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独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不仅呼应了影片中主人公回忆童年的情节，而且为续集埋下伏笔。

曾几何时，国产电影总是上一部赚了钱，才会计划下一部跟进，导致前后作品缺乏创作逻辑上的内在关联，充满盲动性，甚至热衷于自我颠覆，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捉妖记2》之所以让人失望，部分原因即在于此。而《动物世界》正与《唐人街探案》相仿，总体统筹、逐步推出，前后作紧密关联而成为一个故事逻辑、审美风格连贯的系列，这正是创作流程以及创作者心态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

由知名导演徐克执导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是狄仁杰系列影片的第三部，也将于暑期档上映。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该片在影片风格和审



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剧照

美趣味上保持了此系列的独特个性与连贯性。这种风格突出而带有重工业色彩的商业影片的涌现，不仅充实了暑期档，也带动了国产电影的总体发展、成熟。

开掘观照现实的深度、广度

在梳理今年暑期档影片时，有一部电影引起了记者的格外注意，它就是即将于7月6日上映的《我不是药神》。演员徐峥在影片中饰演一位困顿的中年保健品商贩程勇，程勇而走险成为对治疗白血病颇有有效力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中国独家代理商，更被网友冠以“药神”称号。一个原本意在投机、赚钱的行为意外地引发种种对现实困境的展现和思考：白血病人的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困境、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等。程勇也从一开始玩世不恭的商人发展成后来人性觉醒与

救赎的英雄。《我不是药神》在日前落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点映，引起极大的反响，题材新颖而带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影片的出现(或言重现)，对国产电影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不是药神》也成为今年暑期档非常引人注目的力作。

暑期档未映先热的作品还有姜文执导并主演的《邪不压正》。《我不是药神》聚焦现实，《邪不压正》则表现历史。《邪不压正》与姜文此前的影片《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一样，将目光投向民国时期。姜文的电影不是以恢弘的气魄呈现历史截面，而是以独到的眼光品读历史逻辑，其精妙不在于大场面、大英雄，而在于小细节、小人物。《邪不压正》中的前朝武人如何介入现代历史、体现家国情怀，颇有看头。

此外，今年暑期档也为青少年观众准备了《昨日青空》《风语咒》等动画片，进一步丰富暑期档影片的品种、类型。

近日，由和璐璐编剧，孙博导演，孙博、赵秦、史策、胡磊主演，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正在马不停蹄地排练磨合中。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该剧将于7月4日至8日在北京隆福剧场首演。在一个热天午后，毕飞宇专程从南京赶到北京大道戏剧谷探班，改编后的舞台作品与演员们的表现令他感到惊喜。

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原著中描写一对夫妻在婚姻里的相互折磨，妻子有点精神洁癖，因为看到丈夫和初恋情人的一次拥抱而怒气冲冲，进而离婚，甚至拿孩子当作伤害对方的武器。和璐璐将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小说原作内容成为话剧女主主人公原生家庭中的伤痛——她就是当初被当作武器的“女儿”。面对失败的婚姻，年轻的夫妻俩选择一场离婚前的旅行，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既有父辈生活的缩影，又有当下年轻人对于婚姻爱情态度的观照。

“这部戏的改编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毕飞宇坦言，他在年轻时所写作的短篇，其实不足以支撑起一部戏，“编剧把一代人的故事变为两代人的故事，呈现了两代人的情感模式，整部戏更加丰富，而原著中的隐喻也落了地。”同时，他也非常认可话剧对两代人的精神背景与情感模式变革的关注，他说：“我们需要去面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不仅是物质层面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变化这一现实问题。”

从一开始的吃惊转化到喜爱，这其中吸引毕飞宇的还有话剧所呈现的“轻松感”，他评价“喜感十足，非常轻松”。“这部戏有着悲剧的内核，却以喜剧的风格呈现。这种外在和内在在不匹配、不和谐的反差构成了这部戏强烈的戏剧张力与美学特征。”毕飞宇说。

这样的风格离不开导演孙博的努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他曾出演多部舞台剧的男主角，常年活跃于舞台的经验使他在创作执导过程中有独到的见解，不论是音乐还是多媒体的呈现，都让剧情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转换得更自然。

为了与女主角赵秦演绎一对

作家毕飞宇排练现场把脉 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令人信服”的夫妻，在排练前期，孙博没有直接和赵秦对戏，而是共同体会了一把“婚姻生活”。“我会拉着她一起吃饭、散步、拍照，甚至静静坐在河边看人们钓鱼。因为我们饰演一对夫妻，即使他们处于尴尬的状态，记忆中总会有对方的身影。”孙博说。毕飞宇惊呼：“怪不得看表演的时候，我能够相信你们是夫妻。”

“好的小说不会死，它会一直鼓舞他人的想象，辅助他人的思考。”毕飞宇深知文学与戏剧表现方式的差异性，所以他更加认可“木业有专攻”的专业精神。“我对改编永远有自豪感。一个艺术家最大的价值就是他的精神能够影响别人。我的作品能走进编剧、导演心中，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因，这就足以令我自豪。只要作品能有良好的呈现，我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创造性。”毕飞宇说。

艺术·资讯

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 融汇中外爱情金曲

本报讯 (记者罗群)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东方歌舞团)演出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于6月28日至7月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以青年画家“他”和执著追求梦想的舞台剧演员“她”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联起古今中外数十首经典爱情主题音乐作品，既包括观众耳熟能详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卡门》等的唱段，又包括《牵手》等经典歌曲以及

《雨中曲》等电影插曲、主题歌，此外还有弗拉门戈、探戈等多种舞蹈的展现，与音乐相得益彰。

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由国家一级编导周莉雅率团队打造，绝大部分主创人员是“80后”“90后”。拥有10年音乐剧表演经验的优秀青年演员喻越越与青年舞蹈演员谢素豪领衔主演，歌唱家郭蓉、崔浩等也加盟演出。演出背景音乐、伴奏等均作曲家洪兵现场指挥乐队完成。

儿童版芭蕾舞剧《九色鹿》上演

本报讯 (记者刘森)6月21日，由中央芭蕾舞团出品、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演出的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在北京新清华学堂上演。这部由85名平均年龄只有9岁的孩子演出的芭蕾舞剧，感动全场观众。

神秘的博物馆中，小女孩轻触开关，九色鹿冲破壁画束缚，款款走下高台，将观众带入《九色鹿》故事中。小舞者轻舒臂膀，高傲地凝视着远方，将九色鹿的高贵、正义表现得淋漓尽致；饰演群鹿的小演员们也通过细致入微的动作、生动传神的表情，将俏皮灵动的小鹿、胸怀博爱的母鹿、雄壮有力的

公鹿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在剧中营造出一个个高潮。

据导演于大雪介绍，此次舞剧排练历经数月。“专业演员版的《九色鹿》带给孩子们的是芭蕾的极致艺术享受，而这版则更多发挥‘同伴作用’，孩子们看到的是同龄人表演的九色鹿和各种人物，会有更强的代入感。”于大雪说。

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王全兴介绍，《九色鹿》是中芭近60年历史中首次为孩子们打造的舞剧。此次北京市教委、中芭、劲松四小三方联手呈现这部作品，对推动北京的艺术教育、提升小学生的艺术修养都会有积极作用。



芭蕾舞剧《九色鹿》剧照

6月17日，以解放战争中云南弥勒西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原创民族音乐剧《爱如星火》在北京民族剧院演出。

该剧将彝族阿细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歌舞乐与充满现代气息的西方音乐剧表现手法相结合，再现了烽火年代一段充满人性力量的青春赞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执著奋斗的精神。

据悉，北京演出后，该剧还将赴湖南长沙等地巡演。

郭幸福/图
本报记者 刘 森/文



用诗与梦谱写爱之咏叹

——听国家大剧院版《纽伦堡的名歌手》首演

陈志音

《纽伦堡的名歌手》，世界歌剧演出时长之最。今年5月31日至6月7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四场，无疑是对大多数中国观众耐力的挑战和考验。身处市区以外的人们，大约得从下午3:30之前出行直到晚上11:30以后回家，耗费8小时，值吗？答案是肯定的：值！

一个青年贵族爱上一个美貌女子，娶她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名歌手角逐中夺冠；再说爱情神力无比强大，但他毕竟为“零基础”，需从头开始学习。“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这种事，一夜成名岂非白日做梦？何况，更有大权在握、志在必得的竞争者从中作梗，还有什么希望？这个歌唱的白丁，经名歌手大咖点拨帮助，用诗与梦谱写爱之咏叹，最后美梦成真。爱，果然创造出奇迹。

这么点大事至于絮絮叨叨，搞得这么冗长吗？可能没听过的人会疑惑不解，而听过的人则大多豁然开朗——这戏就得这么唱。原来《纽伦堡的名歌手》并非只关乎爱情，还涉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艺术、哲学、精神，两三个小时真的说不清楚不明。作曲家瓦格纳一手精心选材、取舍下

料，一手剪裁设计、量体定制，将音乐律、艺术化与生活化、口语化融为一体。音乐与文辞有机结合、浑然天成，非常人性、特别个性，且文采斐然、诗意盎然，富于美感与情趣。

众所周知，瓦格纳歌剧基本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题材，而《纽伦堡的名歌手》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围绕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曾创作过6000多首诗歌的民间艺人汉斯·萨克斯发展剧情，通过这个人，表达瓦格纳自己与当时所谓评论界权威极端对立的关系，树立其新歌剧开拓者的叛逆形象。

开场的前奏曲，铜管神采飞扬，音乐极富仪式感，预示着“名歌手”入选晋级考核的严肃、严谨、严密。这一动机发展到高潮时，长笛演奏出表情丰富的柔美旋律，这是以两个年轻人为主体的“爱的情景动机”。音乐逐渐向纵深立体化地推进，高度紧张的情绪气氛穿插其间。最后一个和弦引出第一幕的“圣约翰洗礼的合唱曲”。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历史性地开创国内班底担纲《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全新纪录。超长的演出时间、超难的音乐语言，

无论实力与耐力，他们的表现都特别具有说服力。在艺术上，这场首秀的起点与水准之高超乎想象预期，令人欢欣鼓舞、肃然起敬。

在丹麦导演卡斯帕·霍顿统领下，中、英、澳联合制作的新版，舞美、服装、灯光等视觉效果都非常理想。纯木质板面的教堂与纯金属框架的工坊，摩天轮盘式与旋转木马式的纵横挪移，形成变幻时空的奇异错位，强化突出了这部瓦格纳唯一的喜剧作品的喜剧色彩。如，青年骑士出场并无锦衣华服，而是一副墨镜加双肩背包的游客扮相；第一幕本来分明是间考场，导演却把这儿布置成餐厅，一帮评委围席落座，推杯换盏大快朵颐，一边唱歌一边品评，一会儿这桌老头嗜住了，一会儿那桌胖子嗜着了，笑料频出，但适时合度并不过分，用轻松谐谑化解严肃紧张。

全剧角色众多、身份各异，瓦格纳设定了12个名歌手，这个身份统一的群体，正式职业则分别为鞋匠、金匠、裁缝、面包师、皮货商等。他们囊括了男高、中、低音所有声部，即便唱段有限甚至仅开一两嗓的小人物，声腔也威力魅力兼备，特别动听。最有

料的角色是书记员贝克梅瑟，德国男中音歌唱家约瑟夫·库普佛将一个贪恋财色的名歌手兼求婚者塑造得神气活现、入木三分。即便偶尔躲在角落，他也从未有过半分出戏，在角色中做些小动作、小表情，总会让人忍俊不禁。

本轮演出四场只有A角而未设B角，同组演员阵容强大，7位主演均为瓦格纳歌剧一线唱将，歌喉坚挺、实力超群，可以说每个人都自如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其中，男女高音形神兼备，表演与歌唱非常突出。而领衔头牌的丹麦男中音约翰·罗伊特嗓音浑厚结实，富于戏剧性表现力，“名歌手”旗帜人物的正义与仁厚、睿智与稳健，尽在其重点唱段及重唱段落中绽放光彩。在午夜临近时分，全场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

《纽伦堡的名歌手》再次见证，国家大剧院制作剧目的高品质越来越彰显出独家品牌效应。而中国歌剧观众群体正在健康、成熟、有序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喜欢普契尼、威尔第，同时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瓦格纳，越来越理解并接受更多具有深刻艺术内涵与人文情怀的世界经典。